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复兴，京剧这门曾经风靡海内的国粹艺术，以其古老而年轻、切近而生新的姿态，逐渐回归大众视野。人们或在电视荧屏上，或在网络影音中，或在大街小巷的橱窗广告里，瞥见纤秾的油彩、瑰丽的戏衣，听到抑扬的腔调、铿锵的锣鼓。当然，与这般邂逅相比，我们更期待有越来越多的观众，超越即时性与碎片化的审美惯性，走近京剧舞台，领略京剧艺术的抒情之美、教化之境、谐谑之趣，从京剧艺术的美感特质感悟中华美学精神与价值追求。

抒情与叙事

若干年前，一位著名学者曾把中国戏曲定义为“以歌舞演故事”，京剧界对此不乏异议，主张变置为“以故事演歌舞”。这一反拨，表面上不过是词序的颠倒，实则关涉京剧本质的体认——与其说京剧是以剧本为中心的叙事艺术，不如说是以歌舞为中心的抒情艺术。换言之，京剧表演的根本目的并非展现故事情节如何曲折生动，而是以故事为载体展现歌舞意境的绵邈卓绝。比如梅兰芳的代表剧目《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其情节大多平铺直叙、一望而知，而真正引人注目、扣人心弦的在于四平调、南梆子、西皮二六中的婉转唱腔，卧鱼、衔杯、剑花中的曼妙舞姿。就在那唱念做舞之中，演员把剧中人离合悲欢、家国盛衰的情感体验传递给每一位观众，实现了超越时间（历史与现实）和空间（台上与台下）的心灵沟通。又如杨宝森的代表剧目《失空斩》《伍子胥》《杨家将》等，大多取材于古代小说，其故事情节家喻户晓，诸葛亮、伍子胥、寇准等人物形象更是深入人心。然而，观众对这些经典剧目的热情，丝毫没有因为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受到影响，而是乐此不疲地品鉴这些剧目，反复体味同一段唱腔、同一段念白、同一段表演。

京剧艺术的美感特质

□ 孙羽津



观众之间交流的话题，也很少涉及剧情发展、人物命运，而仍不外乎唱念做舞的精妙所在。

可以说，具有浓郁抒情美感的京剧艺术，与叙事特质下的西方戏剧、影视艺术存在较大差异。身处现代社会，我们之所以会觉得京剧节奏缓慢、情节拖沓，难以静下心来完完整整地观赏一出戏，大概不必苛责京剧本身，而是因为我们的审美趣味早已被以事件、人物为意义单位的叙事艺术所形塑，反而对自身固有艺术形态及其表征的传统美学观念产生了隔阂。比如我们初看《伍子胥》时，难免惊诧于二黄慢板首句“一轮明月照窗前”仅七个字，演员便能足足唱上一分钟，加之过门音乐，几近两分钟。两分钟、七个字，没有任何故事情节的发展，没有半点人物形象的呈现，如果把这两分钟交给影视剧，剧中伍子胥大概早就逃出了昭关。然而，京剧中的这两分钟，并不汲汲于告知观众伍子胥到底能否逃出昭关、如何逃出昭关，而是运用沉郁顿挫的旋律、浑厚峭拔的声腔，把逆旅困顿的哀愁、生离死别的悲戚、失志蹉跎的愤懑抒发得淋漓尽致。这种情感的强烈宣泄，已然超越了具体情境和人物，直指人类普遍的生存境遇。或许正因如此，“一轮明月”不仅成为《伍子胥》一剧的经典唱段，也在《捉放宿店》《杨家将》等剧中复现为“一轮明月照窗下”“一轮明月照窗棂”“一轮明月早东升”等体式相近、情感相通的唱段。可以说，无论是《伍子胥》中的伍子胥，《捉放宿店》中的陈

官，《杨家将》中的寇准，他们不同的人生际遇与时代环境，都不免渐渐消泯于“一轮明月”的旋律和情志之中了。这让我们感到，所谓“以故事演歌舞”，颇有古人所说“得鱼而忘筌”的意味，京剧中的故事情节就像用来捕鱼的筌一样，只不过是用来呈现歌舞之美的工具和载体，只要实现了美感建构，故事情节的缓急、异同乃至工拙，皆可不复计较了。相反地，如果一味运用叙事标尺苛求京剧，便成

教化与谐谑

了得筌忘鱼、买椟还珠，京剧的美感特质难免百不一存。

京剧作为抒情艺术，主要表现为具有教化意义的情感升华和具有谐谑意味的情感疏导。自京剧草创之初，以程长庚为代表的开山群英十分注重京剧的教化功能，注重表现剧中人仁孝、忠义、贤良、坚贞、慈爱、友

悌、智勇、礼敬、谦恭等优秀传统美德。比如传唱至今的《洪洋洞》一剧中，杨延昭出场时的二黄原板“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平和中正，雍容磅礴，衬出一位历世忠良的日常光景，至拜老父令公骸骨，见其仁孝，再叹焦孟二将殒命，见其友悌，而后的快三眼至散板，将忠孝情志结合一处，渲染至极，令观者动容。到了京剧艺术的鼎盛时代，梅兰芳、周信芳等一批艺术家在继承发扬京剧教化意义的同时，更加注重京剧的现实主义面向，他们在抗战时期分别排演了《抗金兵》《生死恨》及《徽钦二帝》《亡蜀恨》《史可法》等一批以抗击外来侵略为主题的剧目，鼓舞同胞的抗战斗志。新中国成立之后，梅兰芳排演《穆桂英挂帅》一剧，极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与此同时，现代京剧的排演如火如荼，《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海港》《龙江颂》等一大批红色经典陆续搬上舞台，生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高尚品格和大无畏精神。直至今日，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中严伟才的西皮流水唱腔，依然能体现出团结凝聚人心，提振民族情感的作用，展现了京剧艺术不朽的生命力。

京剧不仅能承担高台教化的使命，以崇高之美实现情感升华，同时擅长以嬉笑怒骂观照世间百态、解围困顿人生，以谐谑之趣实现情感疏导。比如《苏三起解》中崇公道的念白，讽刺了利欲熏心、狡诈自私的各色人物，每到此处，观众或报以会心

的微笑，或报以赞许的掌声，这显然不是在同情主人公苏三的悲惨遭遇，而是联想到自己身边发生的甚至亲身遭遇的丑恶现象，现实生活的不平与无奈在演剧与观剧之际得以充分宣泄。又如《龙凤阁》中意图篡位的大师李良被定国公徐延昭用铜锤击中，兵部侍郎杨波伺机踹李一脚，这一生动表演惹得观众哄堂大笑。如果从叙事逻辑看，此事发生在庄严肃穆的朝堂之上，一向谨小慎微的杨波做出这一举动，显然有违场景和人物设定。然而，京剧的抒情演绎，就需要演员出离人物，回归到一名普通观众的情感立场之上，以平民百姓的肢体动作宣示好恶、伸张正义。再如《四郎探母》中杨延辉被俘后与敌国萧太后之女铁镜公主成亲，为了探望15年未见的老母亲余太君，杨延辉在铁镜公主的帮助下盗取了萧太后的令箭，得以出关探母。值此之际，一面是老母、亲人之盼，一面是娇妻幼子之思，一面是去国离家之责，一面是盗令出关之罪，杨延辉身陷伦理困境和性命危难，势成死局，难以化解。于是，两个丑角扮演的国舅上场了，他们先是奉萧太后之命，从边关擒回了杨延辉，完成了剧中人的任务，旋即回归到平民百姓的美好期待上来，以大段的插科打诨，调停于萧太后与杨延辉夫妻之间，权且悬置一切重负，直面当下，但求老少和乐，夫妻团圆，皆大欢喜。在这样的谐谑之趣里，剧中人无需像西方戏剧那样毁灭给谁看，也不必制造恐惧与怜悯的观剧效果，只因对于观者而言，世间万般苦辛，已不免忧思愁倦，但得观剧之际一缕欢欣、一处惬意，往事可慰，来路可期。京剧之美，便这样氤氲在中国人的乐天精神里，流淌在中国人的现世情怀中。



我在昆玉等你

□ 赵建东

如果你迎着朝阳，
正在丝绸之路上漫游，
我在昆玉等你啊，
我的朋友。

玉龙喀什河为你，
敞开白玉的歌喉。
喀拉喀什河为你，
铺开了一路绚丽的彩绸。
历史在为你展开怀抱：
张骞刚刚捩别离去，
班超仍在马上西行，
玄奘风尘仆仆归来，
岑参送别戍边的将士……

班公湖拥抱着蓝天，
云朵亲吻着万山之祖，
马蹄声声踏碎星月的惨寒。
林则徐的犁铧，
依然闪着银光。
左宗棠的战马，
依然血汗飞溅。
安西四市依然稳如磐石，
书写着汉唐庄严的诗篇。
我在昆玉等你啊，
我的朋友。

向新疆发展的战鼓已经敲响，
安边固疆的军垦堡垒，
丝路繁荣的尼雅方舟，
文化荟萃的沙海明珠，
人文和谐的昆仑重镇，
就坐落在辽阔无际的南疆棋眼

各民族搭起了麦西热甫的舞台，
达里布雅雅精心调试着七彩琴弦，
吉亚丽人正披着艾德莱斯载歌载舞
刀郎为你演奏南疆飞鸿的乐章。
热瓦普弹不尽草原的宽广，
“访惠聚”工作队放不尽昆仑雪菊生
命的清涼，
援疆亲人们不醉吉祥三奶酒的醇香，
五湖四海的客人赏不尽乌鲁木齐提的人
间天堂。
我在昆玉等你啊，

我的朋友。

兵地融合的实践，
谱写了新的历史征程。
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春秋，
吹拂了半个世纪的时光。
一次创业，
已载入春秋。
二次创业，
彰显了风流。
三次创业，
已拉开了帷幕。
南疆经济带已东西联手，
“一带一路”横贯亚欧，
我在昆玉等你啊，
我的朋友。

西部边塞走来了共和国最年轻的城，
最年轻的团，
最年轻的连，
最年轻的兵啊，
铸就了铁一般的忠诚与梦想。
我和拉依苏村的寿星们一道，
为你熬制沸腾的奶茶。
我在胡杨林下以五千年的热情，
为你烘烤滚圆的香饽。
沙海老兵在等你，
大漠玫瑰在等你，
大美昆玉在等你啊。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万方乐奏有昆玉。
昆仑怒放风雷急，
西域欲晓满疆红。
愿你披着泰山的风，
胸怀黄河的情。
沐浴三峡的雨，
带着共和国的忠诚！
来吧，朋友，
让我们一道，
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
为开启一个伟大的全新的时代，
将一颗颗红心在太阳下，
奉献出金子般的高贵与光明！

[作者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

农 涛/撰

『铁面御史』

更兼清官能吏

□ 李晓巧

宋代的包拯清正廉洁、不徇私情，被誉为“包青天”，广为流传，知者甚多。其实，宋代还有一位与他齐名的官员叫赵抃，比包拯小9岁，被称为“铁面御史”。

赵抃，衢州人，少时成孤儿，专心读书，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27岁的赵抃进士及第踏上仕途。他的第一个官职为武安军节度推官，负责刑狱之事。《宋史》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时赵抃的辖区内有个人伪造了一枚官府大印，隐瞒了很久时间没敢用，第一次使用就被逮了个正着。审案官员要判伪造官印的这个

区狱犯的赵抃仔细推理后，认为罪犯造假印的时间是在皇帝下赦免令之前，就是说，这件造假印之事已被免罪；最新的规定是圣旨下达之后，谁再造假印当处以极刑，而这个人只是使用了以前造好的假印——实际上，圣旨之后他并没有再造假印，因此他不应被判死刑！这个判定逻辑缜密，审慎严谨，很有说服力。所以，此案不仅完全按照赵抃的思路结案，而且成为古代司法史上的经典案例。当地官员、民众都称赞赵抃断案能力强，这件事体现了作为司法者的赵抃的思路清晰、尊崇法令的精神。

另一件事更体现了赵抃杰出的行政才干。赵抃升任泗州通判后，邻近的濠州知州克扣士卒衣食等物，军队扬言要兵变。风声传出来，濠州知州非常紧张，太阳还没下山就早早地关闭衙门提前下班，导致行政事务积压耽搁。上级派赵抃代理濠州知州，他到濠州衙署后，像平时一样衙署大开，镇定从容办公，气势上就压住了歪风邪念，同时认真调查前任知州克扣情形，与士卒积极沟通，成功解除了“濠州事件”的危机。

赵抃在多处地方任职期间理政有方、精于吏治。至和元年（1054年），47岁的赵抃被素未谋面的朝中名臣曾公亮举荐为殿中侍御史。他在殿中侍御史任上忠于职守，直言论事不避权贵倖幸，严格执法不徇私情，“铁面御史”的称号就此而起，并且跟其一生，成为他的人生符号。

赵抃的“铁”首先表现为不畏权惧势。赵抃任河北都转运使时，前任宰相贾昌朝出判大名府，按照职责规定，作为河北财政监督官员的赵抃要核查大名府的官库，贾昌朝派人来通融：以前的监司从不核查我的库藏的，没有先例！言下之意很清楚。赵抃回复：单单你的府库不核查，其他地方长官哪能服气？毫不留情，坚持核查。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朝野皆知。

作为专司纠察朝中高级官员政务言行的殿中侍御史，赵抃不惧权贵，先后弹劾过很多高官显贵。他弹劾当朝宰相陈执中不学无术“且多过失”，弹劾宣徽使王拱辰与手下人常有不法行为，弹劾枢密使王德用等官员不称职，等等。这些被他弹劾的权贵要人，案情不假，都被一一罢免。对于皇宫内皇帝家事，赵抃也敢于提出意见。赵抃任右司谏时，当时得宠内侍邓保信勾引民间流氓董吉在宫中炼丹，赵抃上奏指斥其为妖道妖术，毫不惧怕遭到打击报复。

其次，赵抃的“铁”还表现在能伸张正义上。对于为官耿直、忠于职守而遭贬谪的官员，作为殿中侍御史赵抃都挺身而出为之辩护。如当时名臣欧阳修、贾黯受排挤，请求去地方为官时，赵抃立即向宋仁宗进言，请求留用欧阳修、贾黯在朝为官。这样保护忠良、维持正义的事情，赵抃做了不少，“一时名臣，赖以安焉”。在仕途上，赵抃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拜资政殿学士（朝廷政务顾问），一直保持令人敬仰的直言论事的风骨，“朝政有未协者，必密启闻”，很多建议都被朝廷采纳。

历史上的赵抃虽以“铁面”著称，但综合他的从政经历来看，在“铁面”之外，还具有很可贵之处。

第一，赵抃很注重人性化管理。他在任河北都转运使时了解到，此前因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招募到足额的乡兵，应受罚的地方官吏已达800多人，经过认真调查后，赵抃上奏朝廷：河朔地区由于连年丰收，百姓生活条件好，所以近年来应募当兵的乡民就少，这是地方实情，不是官吏们没尽职，请从宽处理那些没有足额招募到乡兵的官吏，等农闲时让他们再去说服百姓招募乡兵，保准不会误事。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取消处罚官员。果然，过了一段时间后，所需的乡兵都招募足了。连他曾经得罪过的贾昌朝也对赵抃的人品和能力心悦诚服。

赵抃任虔州（今江西赣州地区）知州时，有个很值得一提的人性化措施。北宋时期，岭南地区被视为荒蛮瘴疠之地，离中原地区路途遥远，加上交通不方便，很多外地官员去世在岭南任上，“多无以为归”。赵抃任官的虔州，处于江西与岭南地区的交界，眼见及此，他倡议“造舟百艘”，并向岭南地区的官衙发出文告，如有在任去世官员没有条件将遗骸护送回家乡的，可以来虔州找赵抃。消息一出，很多在岭南任上去世官员的家属都来寻求帮助，赵抃说到做到，“悉授以舟，并给其道里费”。

第二，赵抃对地方的管理很有针对性。赵抃先后出任过成都、虔州、杭州、青州、越州等地方长官，都能根据各地的政务风俗特点，做到因地制宜施政。

赵抃两次任官成都皆“以宽为治”，治理虔州“严而不苛”，在杭州为政“严而简”，在青州任上“宽而简”，出知越州时注重民生、关心疾苦，所任辖区都呈现出秩序井然、和谐宽简的氛围，并且吏治清明，深得

